

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文件

院字〔2020〕10号

关于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 “开放式读书教学活动”安排的通知

各系、学生班级：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教书育人，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五有领军型”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学院在注重提升学生专业学术水平的同时，深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做到新闻传播院系师生全覆盖、无死角。学院决定在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面向全院师生继续开展“开放式读书教学活动”，具体事项安排如下：

一、本学期“开放式读书教学活动”的主要方法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在疫情期间，本学期“开放式读书教学活动”改为：**线上开展，直至返校正常上课后，再转为线下开展。**

“开放式读书教学活动”要求同学们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阅读指定书目的基础上，通过结合新闻传播专业领域的名篇佳作、著名新闻报道、时事热点以及查询关键词对其他相关书籍与文献进行延伸

阅读，提升学生的专业鉴赏能力以及写作水平。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本学期的指定书籍既可阅读纸质书籍，也可下载微信读书 app 免费查找电子版指定书籍，通过这种“云读书”的学习模式，使学生们增加知识积累，由点及面地带动其知识框架的完善，并锻炼学生的信息检索和知识归纳的能力，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独立思考、积极实践的良好习惯，从而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二、“开放式读书教学活动”具体课程设计及实施方案

（一）“开放式读书教学活动”的教学形式

1. “大课导读”。由学院“开放式读书教学活动”课程教学小组牵头，组织专家学者和学院教师开展网上大课导读和学习辅导，并结合指定书籍的中心观点以及当前国内外形势，提出本学期阅读的“关键词”。

2. “班级读书会”。疫情期间，各班级可通过“云读书会”，在班级读书 QQ 群里，以云视频、群讨论、线上分享的方式开展班级读书会。待返校后，班级读书会再转为线下读书会开展。各班班长、学习委员负责督促同学完成查询任务，汇总在查询阅读中所产生的新问题，形成文字、照片、视频等材料上报学生会、研究生会；每次读书会开始前，由班委会在指定阅读书籍或关键词中选定一个主题，在读书会中讨论。

3. “中期汇报会”。学期中学院将组织开展一次读书中期汇报会，由班主任、学生会、研究生会干部和班级代表参加会议，汇报上一阶段读书会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为下一阶段读书会的顺利开展提供参考。

（二）教学的具体内容

1.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分共 4 分，每学期 0.5 分。

2. 活动时间：2020 年 3 月 9 日至 2020 年 6 月 20 日

3. 各年级阅读指定书目：

全体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本学期必读：《列宁新闻思想简介》。

2016 级本科生重点阅读：《习近平讲故事》、《学习关键词》、《信仰人民》；

2017 级本科生、2017 级研究生重点阅读：《人间正道》、《2030 中国：迈向共同富裕》、《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2018 级本科生重点阅读：《西式民主怎么了 I》、《西式民主怎么了 II》、《看华尔街如何榨干美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论中国民主》、《新闻理论新编》；

2018 级研究生重点阅读：《西式民主怎么了 I》、《西式民主怎么了 II》、《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论中国民主》；

2019 级本科生重点阅读：《乡土中国》、《中国改革三步走》、《历史的教训》、《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2019 级研究生重点阅读：《乡土中国》、《中国改革三步走》、《历史的教训》、《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新闻理论新编》。

同时，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查询方向和兴趣爱好，结合关键词和推荐阅读书目自行查阅相关书籍和文献。

4. 参加人员：新闻与传播学院全体本科生、研究生、学院专任教师。

5. 教学模式：

个人查询式读书+班级读书会（或小组交流会）+教师导读+线上

交流。

(1) 个人读书：学生自行安排指定书目的详细读书计划（可以自行在网络上寻找书籍，推荐 App：微信读书），完成指定书目的阅读，还可根据自己感兴趣的关键词进行延伸阅读。

(2) 小组交流（疫情期间采用“云小组读书会”）：各班学生自行分成若干学习小组，在选定关键词后，定期在组内与其他组员进行沟通、交流自己的学习成果，并把自己发现的问题和学习的成果通过网络 QQ 群分享给大家。

(3) 班级读书会：每班自行安排班级读书会，疫情期间可在班级读书会 QQ 群进行。活动中应举办一场以“读报，阅报，评报”为主题的班级读书会，既可以抗击疫情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事迹宣传报道作为典型案例，向榜样学习；同时也可选取国外西方媒体对中国抗击疫情的不实报道作为案例，明辨是非。学院将学生干部进入各班的云读书会 QQ 群里，加强对班级读书会，进行监督检查。读书活动形式由各班自定，可以共享 PPT，群语音讨论；也可以开启群课堂，投屏共享。班级需留下每次读书会时长截图及参与人员截图(实名)，学期末学院统一收集。

(4) 教师导读：

a. 由班主任定期为班级学生读书会进行指导和总结，对同学们在读书活动中遇到的问题答疑解惑。

b. 对于较为难懂的书目或内容，集中汇总以后，举办专题报告会、座谈会，请相关业界或学界专家进行专题辅导。

(5) 线上交流

学院在官方微博平台或者微信公众号平台将关键词分类分期发

布不同话题，同学们根据关键词在个人微博发表原创心得体会并“@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及在学院官微的相关微信下留言互动。

（三）课程考核办法

1. 参加4次班级读书会。本学期读书活动要求每班组织开展**4次以上**集中读书活动。每一位学生**必须参加4次**读书活动、在每次班级读书活动中进行一次发言。本学期不允许以1000字以上的读书心得替换一次读书会。在指定时间内未参加够4次读书会者，按照少一次减15分为标准来扣分。读书会主题需与指定阅读书籍及指定查询主题词相关，不限形式，要求每次讨论要有主题、有发言记录，所有材料最后进行汇总存档。

各班根据本学期必读书目和关键词查询目录自行安排读书进度。班级读书会原则上每三周不低于一次，在保证基本次数的基础上，要求各班级高质量开展活动，对关键词的查询有较强的把握。未如期开展读书活动的班级需由班委上交情况说明至学院。

2. 撰写读书报告。学期末，每位学生需自行撰写并上交一份3000字以上的读书报告（复制比在20%以下），读书报告要求严格按照学术论文格式，内容围绕本学期读书活动研读书目的中心思想，围绕一个或多个查询目录中的关键词写作，不能泛泛而谈，可获得15分。

5月底，各班选出本班读书报告的前30%作为班级优秀读书报告，获班级优秀读书报告的学生，可加10分；学院从各班级评选出优秀读书报告中，评出学院优秀读书报告1-3等奖，获得者可加5-10分。

3. 线上交流。学院开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历程网上展示”专栏（四月份开展），在官方微博平台或者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将关键词分类分期发布不同话题，同学们根据关键词在个人微博发表原创

心得体会并“@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及在学院官微的相关微信下留言互动。期末，结合心得体会的内容和转发量和点赞量给予积极参与同学给予 1-5 分的加分。

4. 毕业年级学生同样采用班级分组、班干负责、小组负责人实时跟进的线上交流活动开展读书活动，活动时间由小组成员自行商定并上报至本班级读书活动负责人。读书小组、班级读书会负责人需跟进活动并收集相关活动记录和活动资料。

项目	班级读书会	撰写读书报告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历程网上展示
要求	阅读指定书目，每次在班会上积极发言	3000 字以上 (复制比 20%以下)	在学院官微平台上，发表原创心得体会留言互动
基本分	每次 15 分，4 次，共 60 分	15 分	1-5 分

班级优秀论文 (班级人数的 30%推荐)	学院获奖论文 (班级优秀论文的 30%)
加 10 分	按等级加 5-10 分

附件 1：关键词

附件 2：推荐阅读书目和文章

附件 3：列宁新闻思想简介

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 年 3 月 10 日

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 年 3 月 10 日印发

签发：刘洪

录入：雷圆媛

校对：雷圆媛

附件 1：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带一路	东盟传播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大数据时代	中国特色
网络舆论	人工智能	依法治国
新闻自由	李普曼	媒介素养
沉默的螺旋	新媒体	媒介融合
互联网+	文化自信	真实
传媒心理	假新闻	创新
健康传播	品牌传播	短视频
媒介经营管理	民族传播	区块链
跨文化传播	气候传播	暖新闻
中国自信	正面宣传	代际传播
政治传播	国际传播	媒介审判
舆论审判	舆论引导	记者职业精神
中国速度	中国精神	民族精神
时代精神		

附件 2：推荐阅读书目及文章

序号	推荐书目
1	《习近平讲故事》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3	《信仰人民》
4	《新闻理论新编》（郑保卫）
5	《2030 中国：迈向共同富裕》
6	《人间正道》
7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8	《西式民主怎么了 I》
9	《西式民主怎么了 II》
10	《看华尔街如何榨干美国》
11	《学习关键词》
12	《论中国民主》
13	《乡土中国》
14	《中国改革三步走》
15	《历史的教训》
16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序号	推荐文章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2	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节选）
3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

4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5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6	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7	列宁：《从何着手》
8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9	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
10	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
11	陆定一：《我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12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节选）
13	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
14	李瑞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15	胡锦涛：《考察人民日报的讲话》（2008年6月20日）
16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至20日）
17	习近平：《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讲话》（2014年2月27日）
18	习近平：《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讲话》《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年8月18日）
19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2月19日）
20	习近平：《致中国记协成立80周年的贺信》（2017年11月8日）

	日)
21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8月21日至22日)
22	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9年1月25日)

附件 3

列宁新闻思想简介



目 录

一、 列宁新闻思想简要介绍.....	
二、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三、 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四、 列宁《从何着手》	

《开放式读书教学活动》课程教学组汇编

2020 年 3 月

编者的话：

1870年4月22日，列宁诞生在俄罗斯的辛尔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他原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是他曾经用过的笔名。列宁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报刊活动家。在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研究他的新闻思想，了解其历史贡献，把握其当代价值，对于我们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我们编辑这期《列宁新闻思想简介》，简要介绍列宁的新闻思想和部分作品，将其作为学院开放式读书教学活动的学习内容。

列宁新闻思想简要介绍

列宁与报刊结下不解之缘，由他亲自创办、主编和参与编辑的革命报刊多达30余家。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报刊工作实际上成了列宁一生中唯一的正式职业。列宁的全部革命活动与其整个报刊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始终把报刊看作宣传真理、发动群众、指导革命、组织斗争、健全组织、壮大队伍的强大思想武器。正是波澜起伏、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为他的报刊活动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而丰富多采、有声有色的报刊活动则为他的革命活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在新闻领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列宁在忠实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基础上，依据自己运用报刊指导建党、组织动员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等丰富的报刊活动实践，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新闻工作作了深刻的理论思考，提出了要创办党的政治机关报；要发挥党报作为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作用；要坚持党性原则，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党报要为千千万万劳动者服务，要依靠群众办报等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形成了他独特的新闻思想。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又领导创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指导

苏维埃报刊实现工作重点由报道政治斗争向报道经济建设的转移，并提出要做好社会主义经济宣传等一系列新闻观点。列宁创造性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将其推进到了苏联共产党人新闻观的新的历史阶段，这是他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此外，列宁的报刊实践与新闻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实践与新闻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列宁的新闻思想来源于早期无产阶级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受到十月革命前后国内外形势转变的时代背景的影响，经历了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两个发展阶段，基于俄国革命的现实条件，以党报为核心的新闻理论成为列宁新闻思想的重要构成，其中包含党报作为党的“喉舌”、党报党刊的党性原则、出版自由思想以及建设时期新闻思想的论述。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1905年11月13日〔26日〕)

十月革命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出版物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它还没有灭绝。还远远没有灭绝。我们首席大臣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非为，以致《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还在“非法地”出版，但是，政府愚蠢地企图“禁止”它所无法阻止的事情，除了给政府带来耻辱、带来道义上新的打击以外，是不会有什结果的。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而又非常虚假，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它们由各个组织出版，由那些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派属性是不准许有的），但又都“倾向”于这个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

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假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没有成熟到具有党的观点，实际上还不是党的人，他们认识肤浅或者思想畏缩，另一些人想表达党的观点，出于无奈而吞吞吐吐，这两种情况混杂在一起了。

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使俄国一切有生气的和新鲜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但是无产阶级暂时为俄国只争得了一半的自由。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个时候，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蔽的、“外交式的”、支吾搪塞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也反映在我们的报纸上：不管古契柯夫先生如何嘲讽社会民主党的专横，说它禁止刊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温和报纸，但事实终究是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仍然被摈斥在警察横行的专制俄国的大门之外。

不管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即着手新的工作安排。出版物现在有十分之九可以成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为党的出版物。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

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会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喻大叫大嚷，说这样就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创作的自由等等贬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写作事业无论如何必须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自然，我们不是说，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了的写作事业的这种改造，一下子就能完成。我们决不是宣传某种划一的体制或者宣传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里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解决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写作上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

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是奇谈怪论或是对读者的嘲弄。怎么！也许某个热烈拥护自由的知识分子会叫喊起来。怎么！你们想使创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你们想使工人们用多数票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你们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

安静些，先生们！第一，这里说的是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者分手。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某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但也经常地定期“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们党内，也要这样做，因为现在我们的党立即会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我们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刻，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许甚至有某些神秘主义者会参加我们的党。我们有结实的胃，我们是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作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第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

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注：《新生活报》上显然误印为“В рамках”，按意思应为“В романах”。——俄文版编者注]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摘掉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

动手干吧，同志们！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伟大的和容易收到成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紧密而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写作事业。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都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着手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局面，使它们都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完全参加到这些或那些党组织中去。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出版物才会名副其实。只有这样，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

只有这样，它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也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

载于 1905 年 11 月 13 日《新生活报》第 12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12 卷第 99—105 页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1918 年 9 月 18 日或 19 日)

现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

有些简单明了、众所周知、群众已经相当清楚的事情，如资产阶级走狗孟什维克卑鄙地背叛、英国和日本为了恢复资本的神圣权利而发动入侵、美国亿万富翁对德国咬牙切齿等等，为什么不用 20—10 行，而要用 200—400 行来报道呢？这些事情要报道，这方面的每一个新事实要指出，但不必长篇大论，不要老调重弹；而对那些众所周知的、已有定论的旧政治的新表现，用“电报体”写上几行抨击一下就可以了。

在“资产阶级的美好的旧时代”，资产阶级报刊决不涉及“最神圣的东西”——私人工厂和私人农场的内幕。这种惯例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我们应当坚决抛弃，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报纸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得符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

少谈些政治。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它已归结为两个营垒的斗争，即起义的无产阶级和一小撮奴隶主资本家（及其狐群狗党直到孟什维克等等）的斗争。关于这种政治，我再说一遍，可以而且应当谈得十分简短。

多谈些经济。但经济不是指“泛泛的”议论、学究式的评述、书生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话，——可惜所谓经济往往正是这样的空话。不是的，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审核和研究新生活的

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在新经济的建设中，大工厂、农业公社、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否真有成绩？有哪些成绩？证实了没有？其中有没有虚构、夸大和书生式的许诺（“事情正在就绪”、“计划业已拟就”、“力量已经投入”、“现在可以担保”、“肯定有所改善”，以及诸如此类“我们”特别擅长的油腔滑调）？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怎样扩大的？

有些工厂在国有化以后仍然是混乱、散漫、肮脏、捣乱、懒惰的典型，揭发这些落后工厂的黑榜有没有呢？没有。然而这样的工厂是有的。我们同这些“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作斗争，就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要我们默许这样的工厂存在，我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成了收破烂的人。我们不善于象资产阶级那样在报纸上进行阶级斗争。请回想一下，资产阶级是怎样出色地在报刊上抨击自己的阶级敌人，怎样讥笑他们，侮辱他们，置他们于死地的。而我们呢？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反对那些顽固坚持资本主义传统（习惯）、仍然用老眼光看苏维埃国家（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的极少数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以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吗？即使是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等工厂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这样的坏蛋我们抓住了多少？揭露了多少？搞臭了多少？

报刊对这一切默不作声。即使谈到，也只是官样文章，走走过场，不象一份革命报刊，不象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报，尽管这个阶级正在用行动证明，资本家和维护资本主义习惯的寄生虫的反抗将被它的铁拳所粉碎。

在战争问题上也是这样。我们是否抨击过那些胆小如鼠的将领和敷衍塞责的家伙呢？我们是否在全俄国面前揭露过那些不中用的部队的丑态呢？有一些人毫不中用、玩忽职守、延误军机，本来应该大张旗鼓地把他们清除出军队，我们是否“抓住了”足够数量的这样的坏典型呢？我们没有同干坏事的具体人进行切实的、无情的、真正革

命的斗争。我们很少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而这正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我们很少注意工厂、农村和连队的日常生活，这里创造的新事物最多，这里最需要关心、报道和公众的批评，最需要抨击坏人坏事，号召学习好人好事。

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多检查检查，看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

载于 1918 年 9 月 20 日《真理报》第 202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7 卷第 89—91 页

从何着手

(1901 年 5 月)

“怎么办？”这个问题，近几年来特别突出地提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面前。问题不在于选择道路（象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那样），而在于我们在已经确定的道路上应当采取哪些实际步骤，到底应当怎么做。问题在于实际行动的方法和计划。斗争性质和斗争方法问题对于从事实际活动的党来说是一个基本问题；应当承认，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还没有解决，还有一些重大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暴露出令人感到痛心的思想上的不坚定和动摇。一方面，力图削减和缩小政治组织工作和政治鼓动工作的“经济主义”派别[2]还远没有死亡。另一方面，只会迎合每个新的“潮流”而不会区别眼前要求同整个运动的基本任务和长远需要的无原则的折中主义派别，还和过去一样趾高气扬。大家知道，这一派的巢穴就是《工人事业》[3]。它最近的“纲领性的”声明，即那篇采用《历史性的转变》这样一个堂皇的标题的堂皇的文章（《〈工人事业〉杂志附刊》[4]第 6 期），十分清楚地证实了我们的上述看法。昨天还在向“经济主义”献媚，对严厉谴责《工

人思想报》[5]愤愤不平，把普列汉诺夫关于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问题的提法加以“缓和”，今天却已经在引用李卜克内西的话：“假使形势在24小时内发生变化，那么策略也必须在24小时内加以改变”，现在已经在谈论建立“坚强的战斗组织”来向专制制度发动直接的攻击，向它发动冲击，谈论“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革命的革命的鼓动”（请看，多么带劲，又是革命的，又是政治的！），“不断号召举行街头抗议”，“举行带有鲜明的（原文如此！）政治色彩的街头示威”，等等，等等。

《工人事业》这样快就领会了我们在《火星报》创刊号上提出的纲领[6]，知道要建立一个不仅争取个别的让步，而且还要直接夺取专制制度堡垒的坚强的有组织的党，对于这一点，我们本来可以表示满意，但是这些人没有任何坚定的观点，这种情况却可能把我们的满意完全打消。

当然，《工人事业》抬出李卜克内西来是徒劳无益的。在24小时内可以改变某个专门问题上的鼓动策略，可以改变党组织某一局部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变自己对于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需要战斗组织和群众中的政治鼓动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不要说在24小时内，即使在24个月内加以改变，也只有那些毫无原则的人才办得到。借口什么环境不同和时期变化，这是滑稽可笑的。在任何“平常的、和平的”环境中，在任何“革命士气低落”的时期，建立战斗组织和进行政治鼓动都是必要的。不仅如此，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和在这样的时期，上述工作尤其必要，因为到了爆发和发动时期再去建立组织那就太晚了；组织必须建立好，以便随时能够立即展开自己的活动。“在24小时内改变策略”！但是要改变策略，就必须先要有策略；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略。请看实际情况：人们对我们说，“历史时机”向我们党提出了一个“完全新的”问题——恐怖手段问题。昨天，政治组织和政治鼓动问题是“完全新的”问题，今天，

恐怖手段问题又是“完全新的”问题了。听到这些完全忘掉自己身世的人谈论起根本改变策略的问题，不是令人感到奇怪么？

幸亏《工人事业》说错了。恐怖手段问题完全不是什么新的问题，我们只要简略地提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既定观点就够了。

在原则上，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而且也不可能拒绝恐怖手段。这是一种军事行动，在一定的战斗时机，在军队处于一定的状况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适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问题的实质就在于：目前提出来的恐怖手段，并不是作为作战军队的一种行动，一种同整个战斗部署密切联系和相适应的行动，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同任何军队无关的单独进攻的手段。的确，在没有中央革命组织而地方革命组织又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恐怖行动也只能是这样。因此，我们坚决宣布，这种斗争手段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合时宜的，不妥当的，它会使最积极的战士抛开他们真正的、对整个运动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它不能瓦解政府的力量而只会瓦解革命的力量。请回想一下最近发生的事件吧。我们亲眼看到广大的城市工人和城市“平民”群众奋起投入斗争，而革命者却没有一个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总部。在这样的条件下，最坚决的革命者采取恐怖行动，不是只会削弱那些唯一可以寄予极大希望的战斗队伍么？不是只会使革命组织同那些愤愤不平的、起来反抗的、准备斗争的、然而分散的并且正因为分散而显得软弱无力的群众之间的联系中断么？而这种联系正是我们胜利的唯一保证。我们决不想否认单独的英勇突击的意义，可是我们的责任是要竭力告诫人们不要醉心于恐怖行动，不要把恐怖行动当作主要的和基本的斗争手段，而现在有许许多多的人非常倾心于这种手段。恐怖行动永远不能成为经常的军事行动，它至多只能成为发动决定性冲击时的手段之一。请问，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号召发动决定性的冲击呢？《工人事业》显然认为是可以的。至少，它是在高喊：“组成冲击队吧！”可是这仍旧是一种失去理智的狂热。我们的军事力量大部分是志愿兵和起义者。我们的常备军只是几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而且就是这几支队伍也还没有动员起来，它们彼此之间没有联系，还不能组成作战队伍，更

不用说组成冲击队了。在这种情况下，凡是能够认清我们斗争的总的条件，而且在事变历史进程的每个“转变”中不忘记这些条件的人都应当懂得，我们当前的口号不能是“发动冲击”，而应当是“对敌人的堡垒组织正规的围攻”。换句话说，我们党的直接任务，不能是号召现有的一切力量马上去举行攻击，而应当是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

二三月事件[7]的教训是很深刻的，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在原则上反对这种结论了。可是现在要求我们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要求我们不仅懂得需要有什么样的组织来进行什么样的工作，而且要制定出一定的组织计划，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组织。鉴于问题的迫切重要性，我们想提出一个计划草案来请同志们考虑。关于这个计划，我们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将作更详细的发挥。[8]

我们认为，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首先，我们需要报纸，没有报纸就不可能系统地进行有坚定原则的和全面的宣传鼓动。进行这种宣传鼓动一般说来是社会民主党的经常的和主要的任务，而在目前，在最广大的居民阶层已经对政治、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兴趣时，这更是特别迫切的任务。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进行集中的和经常的鼓动工作，用以补充靠个人影响、地方传单、小册子等方式进行的零散的鼓动工作；而要进行这种集中的和经常的鼓动工作，就必须利用定期的报刊。报纸出版（和发行）号数多少和是否按时，可以成为衡量我们军事行动的这个最基本最必要的部门是否坚实可靠的最确切的标准，这样说看来并不是夸大。其次，我们需要的是全俄的报纸。假使我们不能够用报刊上的言论来统一我们对人民和对政府的影响，或者说在我们还不能够做到这点以前，要想去统一其他更复杂、更困难然而也是更有决

定意义的影响手段，那只能是一种空想。无论在思想方面，或者在实践、组织方面，我们的运动的缺点首先就在于自己的分散性，在于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完全陷入纯粹地方性的工作中，这种地方性的工作会缩小他们的眼界和他们的活动范围，限制他们从事秘密活动的技能和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不坚定和动摇的最深刻的根源，正是应当从这种分散性中去寻找。而为了克服这个缺点，为了把各个地方的运动合成一个全俄的运动，第一步就应当是创办全俄的报纸。最后，我们需要的报纸还必须是政治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没有政治机关报，就绝对实现不了我们的任务——把一切政治不满和反抗的因素聚集起来，用以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已经在工人阶级中间激起进行“经济”揭露，即对工厂进行揭露的热情。我们还应当再前进一步，在一切稍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激起进行政治揭露的热情。不必因为目前政治揭露的呼声还显得无力、稀少和怯懦而感到不安。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容忍警察的专横暴虐，而是因为那些能够并且愿意进行揭露的人还没有一个说话的讲坛，还没有热心听讲并且给讲演人以鼓舞的听众；他们在人民中间还完全看不到那种值得向它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的力量。而现在这一切都在极其迅速地变化着。这样一种力量现在已经有了，这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已经证明它不仅愿意听从和支持政治斗争的号召，而且决心勇敢地投入斗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应当是这样的讲坛。俄国工人阶级与俄国社会其他阶级和阶层不同，它对政治知识经常是感兴趣的，它经常（不仅在风暴时期）迫切要求阅读秘密书刊。在有这样广泛的要求的条件下，在已经开始培养有经验的革命领导者的条件下，在工人阶级的集中化已经使工人阶级实际上成为大城市工人区、大小工厂区的主人的条件下，创办政治报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完全办得到的事情。而通过无产阶级，报纸还可以深入到城市小市民、乡村手工业者和农民中间去，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政治报纸。

但是，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从事地方性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单是技术上的任务——保证正常地向报纸提供材料和正常地发行报纸——就迫使我们去建立统一的党的地方代办员网，这些代办员彼此间要密切联系，了解总的情况，习惯于经常按时执行全国性工作中的各种零星任务，并组织一些革命行动以检验自己的力量。这种代办员网[注：自然，这样的代办员只有在同我们党的各地的委员会（团体、小组）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才能有成效地进行工作。而且一般说来，我们所拟订的整个计划，当然也只有各地的委员会的积极支持下才能实现。这些委员会在党的统一方面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我们相信它们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定能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争取到这个统一。]将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的骨干。这种组织，其规模之大使它能够遍布全国各地；其广泛性和多样性使它能够实行严密而精细的分工；其坚定性使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转变关头”和意外情况下都能始终不渝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其灵活性使它善于一方面在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集中全部力量于一点的时候避免同他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他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备。今天我们面临的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支持在大城市的街头游行示威的学生。明天我们就可能面临更困难的任务，例如，支持某个地区的失业工人的运动。后天我们就必须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革命的姿态参加农民的暴动。今天我们必须利用政府向地方自治机关进攻所造成的紧张的政治形势。明天我们就必须支持人民反对沙皇的某个凶恶的走狗的骚动，帮助人民用

抵制、抨击、游行示威等等方法来教训他，使他不得不作公开的让步。只有靠正规军经常活动才能使战斗准备达到这种程度。假如我们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办共同的报纸，那么，这样的工作不仅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能干的宣传员，而且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有才干的组织者，最有才能的党的政治领袖，这些领袖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提出进行决战的口号并且领导这个决战。

最后，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误会，我还想再说几句话。我们一直都只是讲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准备，可是我们决不是想以此说明，专制制度只有在正规的围攻或有组织的冲击下才会垮台。这种观点是一种荒谬的学理主义。相反，专制制度完全可能由于各方面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某一次自发的爆发或无法预料的政治冲突的压力而垮台，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种可能性是更大的。但是，任何一个政党，只要不是陷入冒险主义，就决不会把自己的活动建筑在指望这种爆发和冲突上面。我们应当走自己的路，坚持不懈地进行自己的有系统的工作。我们愈是不指靠偶然性，我们就愈不会由于任何“历史性的转变”而手足无措。

载于 1901 年 5 月《火星报》第 4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5 卷第 1—13 页